

改革文学 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

中国
当代
文学史资料丛书



程光炜 主编
陈华积 编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改革文学研究资料

程光炜 主编

陈华积 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文学研究资料 / 陈华积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978-7-5500-2194-5

I. ①改…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0715号

改革文学研究资料

GAIGE WENXUE YANJIU ZILIAO

陈华积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3.2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194-5
定 价	4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3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程光炜

—

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期。后三十年中，又有“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等不同段落。本丛书的选编对象，是后三十年文学。然而，文学发展脉络除不同段落之外，还应有先后出现的流派、现象和社团将之串联成一个整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二十年代的文学就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沉钟社、未名社等大大小小的社团或流派，从这些现象中，既可观察这一段落文学的起伏跌宕、相互排斥与前后照应，也能对它们的纹理组织和贯穿线索有清楚的了解。

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沉淀不够，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还较短，它作为一个历史河床的激流险滩就来不及显露出来，供研究者做准确的测量、计算和评估。按照我做历史研究的习惯，凡是漂浮在文学批评和各种文坛传说中的文学现象，都不会列入研究目标，我会耐心地等它逐渐沉淀下来，待纹理组织和脉络线索都清楚显露出来之后，才把一个个作家作品这种单位摆放进去，设置一个位置。观察思潮，也应该强调它的历史稳定性，否则宁愿放着不做。但是我们知道，自所谓新时期文学开始运作之后，被文学批评推出的文学现象就层出不穷，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而且它们大都被已经出版的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用，在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堂上讲授了几十年。我没做过统计，关于它们的各种论

文不说上千万字，少说也有几百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研究论文详细讨论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①，或者对某现象的内涵外延加以界定^②，也分析到某现象在向另一现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③，如此等等。由此说明，当代文学史历史分期、段落传承、概念界定、现象、社团和流派等等的历史化研究，也并不像有些悲观者认为的那样犹如散兵游勇，布不成阵。^④

因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话剧、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文化散文、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到60后作家三十年来的文学史序列，除作家主动提倡、文学批评和杂志组织等推动因素外，是否还有社会思潮的刺激、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圈子的催发，还都没有被认真清理和反思。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沉钟社、新感觉派、乡土小说、京派、海派等社团和流派的文献史料，是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来默默无闻地爬梳、搜集、辑佚、整理和研究，才逐渐浮出历史表面，最后被确定下来，成为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的。而我知道，对当代文学史上这些重要现象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还只是处在启动的状态，更不用说以一所大学之力，几代学者之力，开辟为研究领域了。虽然如上所说，零星的“关系”“转型”“段落传承”等研究已有不错成果，但与现代文学史如此大规模、长时段和投入几代学者之力的宏大工作相比，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事实，必须引起学界同人足够的重视。

二

本丛书的编撰是一项进一步充实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料整理的工作。它分为《伤痕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改革文学研究资料》《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先锋小说研究资料》《新写实小说研究资料》《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朦胧诗研究资料》《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先锋话剧研究资料》《文化散文研究资料》《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茅盾文学奖研究资料》《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研究资料》和《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资料》，总计十六种，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的重要现象。如果按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现代文学史社团、流派、现象的观点，可以将十六种资料略作

分类。第一类为文学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话剧”“文化散文”“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外国文学译介”等；第二类为社团，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等；第三类为流派，例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所谓文学现象，是指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集中反映着当时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状况、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尤其是文学探索的精神。随着这些思潮的转移、跌落，这些现象也随之弱化和消失。所谓文学社团，按照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它一定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相对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关于这一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都符合这些条件。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凡文学社团都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例如“朦胧诗”，它源于1969年出现于河北白洋淀插队知青中的“白洋淀诗人”，主要成员有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岳重（根子）、孙康（方含）、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锥涌、戎雪兰等，在北京工作或在外地插队的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也曾与这些诗人有交往。1978年12月，创办了诗歌小说和美术杂志《今天》，而以发表诗歌为主。杂志主编是北岛、芒克，成员有方含、江河、严力、食指、舒婷、顾城、杨炼等。由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代表了该杂志的章程、组织和文学主张，他们宣称：该杂志是要“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⑤《今天》这个文学社团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杂志延续至今的一个社团。虽然，它的主编、编委和成员几度变化，该杂志后来还转移到国外，但仍然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可以作为文学流派来研究的。首先，它们都曾有自己的“文学宣言”，固定的作者圈子，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不仅影响了后来一代作家的创作，而且通过创作转型，当年的创始者后来也一直延续着当年的文学主张、审美意识和创作风格，例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寻根），余华、苏童（先锋）等。

鉴于上述社团、流派和现象的史料非常分散，缺乏系统整理，本丛书拟

以“资料专集”的形式出版。作为同类著作的第一套大型工具书，我们力图通过勾勒后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展现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意识到，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下一步更为细化、具体的史料整理工作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从当代文学史文献收集、辑佚和整理工作的长远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社团史”“流派史”等，也应是不远的未来启动和开展。比如，“白洋淀诗人群”与《今天》杂志的沿革关系，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诗人回忆文章，但缺乏详细可靠的考证。又比如《今天》杂志编委会在八十年代的改组和分裂，也是各执一词，史料并不可靠。“寻根文学”的发起是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那次文学的“当代性”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由哪些人发起、组织，具体策划是什么，与会人员名单是如何选择、确定，没有翔实材料予以叙述，零星片断的叙述倒是不少，仍不能令人满足。另外，散会后，韩少功、阿城等是如何产生写作那些“宣言式”文章念头的，具体情形包括活动情况，研究者仍然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社团史”“流派史”史料丛书的陆续问世，仅凭简单材料写出的同类著作不仅价值不高，历史可信度也很低。这套书的工作，仅仅是为这一长期并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打下一点初步基础而已。

三

在编选体例上，我们在遵循过去文学史史料丛书规则的前提下，也对这次编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主选论文是全文收录，资料索引只选篇目和文章出处。在资料索引部分，要求编选者尽量穷尽能够找到的资料，当然非正式出版的报刊不在此列。

二、视野尽量开阔，观点具有历史包容性，强调点与面的结合。主选论文，应以当时文学思潮、论争文章和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编选对象；突出主要作家作品，一般作家作品可放在资料索引部分，作为对主选论文的陪衬，但也要求尽可能地丰富全面。

三、鉴于每本资料只有三十万字左右规模，这就要求编选者具有“选家”的眼光，用大海淘沙的耐心和精细触角，把对于历史来说，值得发掘和发现的

文献史料贡献给各位读者。

由于各位编选者都在大学工作，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尽管这套丛书筹备了好几年时间，还经过开会商讨和电子邮件的多次协商，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丛书，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它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

注释：

①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这篇论文运用详细材料，叙述了阿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棋王》后，被仲呈祥、王蒙等归入知青小说。1985年提倡“寻根文学”后，更多的批评家开始按照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认为它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阿城也有意无意根据采访要求，重新讲述这篇小说是如何寻根的故事。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知青小说”向“寻根文学”转换过程中的某种秘密。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作者力图在五十年至七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脉络中，分析“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在九十年代全球化大潮中逐渐衰老的深层背景。

③吴义勤的《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论及余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还有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赵园，一次就曾当面对笔者谈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菜市场”。这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秩序的看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分普遍，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表明许多学者在耐心阅读已有成果之前就下结论的草率。

⑤《致读者》，载《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目 录

- 1 | 试论蒋子龙的小说艺术 / 金 梅
- 12 | 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 陈骏涛
- 24 | 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
——评《龙种》兼谈塑造改革者形象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 曾镇南
- 33 | 蒋子龙创作论 / 夏康达
- 45 | 奋战在经济改革的战线上
——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 / 张志忠
- 52 | 反映现实生活，推进社会改革
——《蒋子龙中篇小说集》读后 / 张学敏 朱 兵
- 63 | 当代文学中的英雄交响曲 / 夏中义
- 71 | 充满浓郁诗意和改革精神的农村画卷
——评贾平凹的三部中篇小说 / 唐先田

84 | 改革题材创作的深化

——《燕赵悲歌》与《新星》比较谈 / 缪俊杰

92 | 改革者形象的道德审美心理流向 / 冯能保

99 | 对改革题材小说的美学思考 / 周政保

105 | 改革的时代呼唤“改革文学”

——评三部反映城市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 / 江少川

118 | 很有光彩的《新星》 / 李国涛

128 | 《新星》与《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 何 新

138 | 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 / 李新宇

147 | 反映改革小说的悲剧美 / 蔡 葵

160 | 模式的禁锢与观念的障碍

——关于改革题材小说的思考 / 李 昕

168 | 谈“改革文学”及其模式的禁锢与观念的障碍深化 / 张 炯

175 | 改革文学：有待于突破与超越

——看近期正面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 / 林为进

184 | 《浮躁》：时代情绪的一种概括 / 李其纲

193 | 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 / 何镇邦

203 | “改革文学”批判 / 周海波

212 | 《新星》对话 / 吴秉杰

- 222 | 陨落的《新星》 失望的《渴望》 / 魏明霞
- 228 | 论改革时代的改革小说 / 马以鑫
- 238 | 《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
——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 / 杨庆祥
- 252 | “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
——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 / 张伟栋
- 268 | 从“劳动”到“奋斗”
——“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 黄 平
- 284 | 《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 / 张文联
- 294 | 不彻底的改革和理性的抒情
——重读《沉重的翅膀》 / 岳 雯
- 310 | 附录 改革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试论蒋子龙的小说艺术

金 梅

蒋子龙的小说，在读者中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伴随着时代的脚步，紧扣着社会的脉搏，用艺术形象向人们显示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一)

蒋子龙是有胆有识的。他写的大多是当前的现实生活。他似乎有意要让读者直接面对尖锐而复杂的世态人情；并对此毫不隐讳地、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地。从这样的创作思想出发，蒋子龙相应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气势宏伟，节奏紧迫，笔触粗犷，充满着溢于言表的激情和切中要义的哲理。而他的这种艺术个性，我以为是以下一些具体途径来达到的。

首先，是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以及取材和描写的角度上显示出：蒋子龙在反映社会生活时，采取的不是迂回曲折和旁敲侧击的方法，描写的也不是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人情世故。他是这样一个作家：力求站在生活的高处俯视全局，并从正面切入，以拢括那些有关生活发展方向的重大而尖锐的矛盾斗争，又于放笔驰骋的描写中把这些矛盾斗争和盘托出。

例如，在十年动乱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多数的革命老干部遭受了种种打击和迫害，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灾难怎样消除，国家又怎样复兴，革命老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成了一个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蒋子龙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精神状态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导者的形象，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正在呼唤着能够推动生活向前迈进的

革命领导者。于是，他就构思写作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歌颂了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的领导者霍大道；而对“吃饭莫饱，走路莫跑，多多睡觉，少少用脑，玩玩花草，养鱼养鸟”的徐进亭一类干部，猛击了一掌。再如，“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我们国家在百废待兴中，依然矛盾多端、困难重重，迫切需要有一大批有魄力的实干家来拨乱反正，治世建国。蒋子龙从现实生活中体察到了这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于是又写作了《乔厂长上任记》及其续篇《乔厂长后传》。在正面展示当时存在的种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斗争时，塑造了一个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优秀领导者——乔光朴的形象。蒋子龙其他一些作品，如《狼酒》中提出的高级领导者的生活特殊化问题和“关系学”问题，《开拓者》中提出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事纠葛问题，《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提出的世态风情问题等等，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重大而紧迫的。而蒋子龙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也大多采取了正面切入的方法。他还有意识地不让自己小说的故事情节，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着重描写的，虽然只是局长霍大道一天的经历，但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整个机电局上上下下几十万职工和干部的面影。《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也同样如此。而《开拓者》中的故事情节牵扯到的范围，就更广阔了。在这篇小说中，蒋子龙的笔触，沿着人物的行动线路，由一个工地而省委大院；由省委大院而某所高等学府；由眼前的斗争延伸到“文革”时期的风云变幻；接着，又回到眼前的全省性的大会上，从这个大会，又拓展到由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其间，还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一个大型舞会的场景，写到了青年女作家凤兆丽的爱情纠葛，和她的笔墨生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动人心魄的风波。可以看出，在规定的题材和主题范围内，蒋子龙在最大限度地放笔涂抹，指陈诟病；他的笔触，可谓挥洒左右，驰骋纵横。

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千姿万态的。不同的作家，尽可以自由地采取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既可以从正面着眼，把包含着某种本质的生活形态直接摆在读者的面前；也可以从侧面入手，在迂回曲折中引起读者的联想，玩味出隐藏于其中的某一件生活的全貌及其包含的本质意义。在这里，不存在高低轩轾之分，却表现着反映者（作家艺术家）之间迥然有别的艺术个性，以及他们所能获得的不同的艺术效果。后者，自有其细摹细绘、深挚蕴藉、令人思索回

味的妙处；但前者，却往往能收到气势宏伟，笔触豪放，令人难以坐卧、要奋然前行的艺术效果。作品的气势，不仅与题材的大小相连，也与取材和描写的角度，以及涉及的生活面的宽狭有关。我以为，蒋子龙着意于选择，并从正面切削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题材，在描写中又有意识地把笔触向上下左右拓展开去，尽可能地在更广阔一些的生活背景上去发展他的故事，刻画他的人物。这样做，也就从总体上使他的小说富有了高屋建瓴，捭阖纵横的宏伟气势。从这里，也表现了这位作家在实际生活和创作实践中的巨大的胆识和不凡的气概。

有些好心的同志，每当看到蒋子龙的一篇新作又在毫不隐讳地触及着某一重大时弊时，禁不住为他捏一把汗，觉得这样写太危险了，应该绕道走走才好。但我以为，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要的。蒋子龙在创作中，既然有意识地要追求一种气势宏伟的境界，那么，他就得去直面人生。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把眼光和笔触紧缩于一隅，或专门玩弄细微末节，只能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小家子气，难于达到气势宏伟的境地。

（二）

蒋子龙比较喜欢、也善于塑造开拓者和进攻者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一些主要人物，在生活和工作所及的范围内，大多具有一种扭转“危局”、开创新生面的气概。当然，这种气概，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是以不同的风采表现出来的。比如《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作为一个领导着一大批企业、三十多万职工的机电局长，他深知自己担负的职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如果一步疏忽，一着不慎，就会影响全局。因此，他硬是要促使下属的每一个企业，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还要争取挑起额外的重任。霍大道具有老共产党人的那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豪情壮志。小说描写了他冒着心绞痛随时发作的危险，在狂风暴雨中搏斗的情景；也描写了他路截一辆新型卡车，悉心研究的场面，突出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气质。霍大道，“有一种强烈的进取心，胸中有烧不完的烈火，脚下有攀不完的高峰”。当生产处长王凯，临去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时，霍大道对他谈过这样一段话：“没问题，你去拍胸脯吧。……三十八万机械工人的志气和双手做你的后盾。你在会上的所做所言，对下，要能代表这三十八万人，对上，要让毛主席、党中央满意放心！”

这是何等地有气魄，有胆量，有胸襟呵！

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及《乔厂长后传》）的气概和风采，更多地表现另外一些方面。当一些人，在困难面前避之唯恐不及，孜孜于谋求一种“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愿干者可以多干，不愿干者也可少干”“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的职位时，乔光朴却主动请战，立下了“军令状”，要到问题成堆的厂子去工作，显示了他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胆略。在一系列出乎人们意料的行动中，凸现出了乔光朴敢于担当时代“主角”、驾驭历史进程的气概，大刀阔斧、所向披靡的风度和魄力。让我们看到一个敢作敢为、“勇于实践”的创业者。

《狼酒》中的莫应丰，《开拓者》中的车篷宽，好像是霍大道、乔光朴形象的一种发展。他们都有一种敢于破除陈规、开创新局面的胆量。他们的职位比霍、乔要更高一些。决定一部作品气势的大小，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人物形象对作品气势的大小确有影响的话，那么主要是指他们表现出来的胆量和气魄的大小，而不是他们身份的高低和职务的大小。但如果把高级领导干部写好了，由于人物的活动范围广阔得多，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带有全局性的，因此，描写了他们在前进中解难排险的作为，这对开阔作品的背景，增添作品的气势，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然，蒋子龙小说中的气势，不止体现在他所歌颂的主要人物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体现在职位较低的干部以及普通的工人群众身上，前者如《开拓者》中的凤兆丽，后者如《血往心里流》中的姚一真。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女性形象；作品中描写她们的，主要又是爱情生活或与此有关的男女之间情感上的某种纠葛。而就是在描写这两个女青年的精神生活时，蒋子龙力求刻画的，主要也是她们从精神生活的侧面上，显现出来的那种刚勇义烈的气质和品性。《开拓者》中的有关描写，是十分精彩的。几个坏小子，看到他们的团委书记凤兆丽，正在与技术员王廷律交谈时，是在利用作业组长金城对凤兆丽的单相思，想制造一场争风吃醋的戏。蛮横无理的金城，竟然动手向王廷律打来，场上的气氛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凤兆丽却大喝一声，让大家松手，“放开他，叫他打！”她这威严有力的气势，一下就把金城镇住了，举起的拳头停在了空中。在这场波澜迭起、剑拔弩张的纠葛中，凤兆丽本是被攻击和中伤的对象，但从一开始，她就控制了局势的发展。由此，显示了她那坦荡的胸

怀、不凡的气概和机智的谋略。在小说最后，风兆丽因为写了歌颂车篷宽一类领导干部的小说正在受批判，而王廷律惧怕父亲车篷宽面临撤职的困境，可能会给风兆丽带来某种新的压力，因此有意在躲避着她。在这种情势下，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人们正拭目以待。不少人以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以为风兆丽这下就不会再去爱省委书记的儿子了。实在说来，风兆丽过去并没有明白地表示过对王廷律的爱情；但现在，她要公开自己的爱情了。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主动地追上了王廷律，堂堂正正地和他并肩来去，并最终宣布了他们的结合。在这里，风兆丽又表现出了她那远超于尘俗的见识和优美的心灵。

《血往心里流》中的姚一真，就其见识和勇气来说，也是个难得的女子。就多数情况而言，一个女孩子是最忌讳在生活作风上被人说三道四的。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实无其事，她们也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的。而姚一真，当刘惠荣贴出了侮辱胡友良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人们又正在大字报跟前议论纷纷、扩大事态的时候，她明明知道这一切都与自己有关，却不避嫌疑，挺身而出，说明事情的真相，结果遭受了刘惠荣的一顿泼妇骂街。后来，当胡友良不得不离开工厂去农村时，整个工厂的人都避讳着他；而姚一真，却又独自一人，去车站为他送行。在涉及男女关系问题上，为了维护同志的尊严，宁愿自己被人辱骂，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确是不易做到的啊！作者在描写姚一真的思想性格时，使之带有一种侠情烈义式的气质。正是姚一真的这种贯串始终的气质，使整篇小说，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色彩。

“文如其人”，或者说，“风格即人”。这两句名言，道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即艺术风格与人格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这里的人格，是就作家而言的。但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所喜欢歌颂的某一类人物的思想风貌，或者即使不为自己所赞扬，但却在津津有味地描写着的那类人物的思想风貌，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蒋子龙在小说中，比较喜欢描写进攻者和开拓者的人物形象。这对他整个创作风格的形成，我以为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的。正是在那些活动着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风兆丽和姚一真等一类人物的场面和情节中，在这些人物言谈着、行动着的时候，我们才明显地感受到了蒋子龙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磅礴的气势。

(三)

蒋子龙为了有效地描写那些重大而急迫的题材，塑造那类胸襟开阔、意气豪壮、情感炽热的开拓者和进攻者的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并逐渐形成创作风格的一部分。

从布局结构上看，蒋子龙并不讲究情节线索表面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他的不少小说，往往是由一系列跳跃性较大的场面和人物动作组成的。作者在艺术表现中，力求挤干水分，干净利索。他把笔力和篇幅集中于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场面和行动感强烈的动作描写上。为了能够腾出手笔，以便更迅速地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最重要的、最能吸引人的部分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蒋子龙在场面与场面、人物的动作与动作之间，有意识地略去了那些容易使气氛沉闷和拖泥带水的过程性的描写。这样，我们在蒋子龙小说中看到的，是接连不断的人物动作，和由此构成的一个个场面。比如在《乔厂长上任记》第一节“出山”中，一上来，作者就开门见山地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换马选将、气氛很有些紧张的局党委扩大会议的场面，以及在这种气氛中乔光朴的出人意料的言行——主动立下“军令状”和硬要拉着石敢一同“出山”。紧接着，在第二节“上任”中，作者立刻就写了乔光朴和石敢已在任上的几个又是出人意料的动作，以及由此构成的几个气氛强烈的场面：在车间和杜兵的交锋、闯入厂党委会议上宣布几项决策，等等。须知，局党委扩大会散场时已是傍晚时分，作者在第二节中却立即描写了乔光朴到任后的动作。从两节连接的时间上看，很显然，作者是有意不让乔光朴和石敢在上任过程中出现种种细节。小说第三节“主角”一开始，作者立即描写的，是乔光朴已经抓准了机械厂的“病情”，和准备动大手术而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二、三两节在时间上的间隔有半个多月。在这期间乔光朴在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寻找着“病情”。他如何具体地抓准了“病情”的，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但在小说中，作者又有意识地略去了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使读者立即看到的，是乔光朴已在对症下药的行动。在布局结构上，蒋子龙巧妙地摆脱了为追求故事情节表面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可能会产生的某些束缚。这还表现在小说中出现的场面，不仅在时间上有很大的跳跃性，空间的跨度也是很大的。他在选取场面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电影艺术中摇镜头的手法。根据表现主题和刻画人物性